

追思録集解

三之五

		五	漢
		二	書
		六	門
四	一	〇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五	漢
		二	書
		六	
〇	四	一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264
冊數	4	(2)
函號	298	157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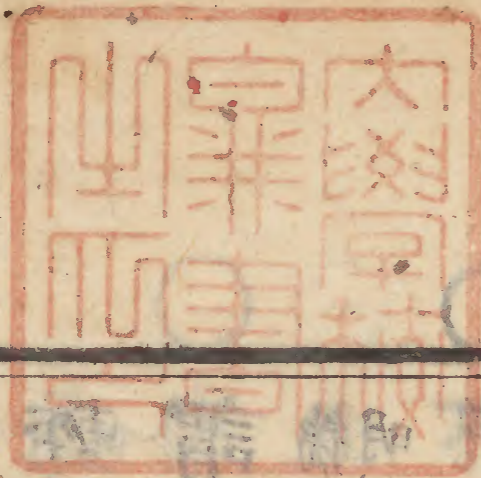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G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近思錄卷之三

凡七十八條

致知

此卷論致知至二十二段總論致知以行之

然致知莫大於讀書之法三十三段至三

後乃分論讀書之法而以書之規模先後

序而後繼之以論孟詩書義理充足

以中庸達乎本原則可以窮神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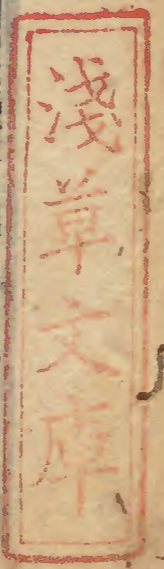
故繼之以易理之精而達乎

造化之蘊則可以識聖人之用則可推

以觀史而辨其是非得失之序而固

渠易說以下則仍語錄之序而固

之義因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道者事物當然之理。通曉達也。知言者天下心之言。無不究明其理。而識其是非。所以然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文集下同。○時中謂揣度也。揣度而中。則非明理之致矣。說見論語。

○伊川先生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

己。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願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方也。

○伊川啓橫渠先生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本注云。明所照

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更願完如揣料於物。約見髣髴。爾能無差乎。

○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苦思強索。則易至於鑿。而

不足以達於理。涵泳深厚。則明睿自生。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
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
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學固原於思。然所貴從
容。厭飮而自得。不可勞
心極慮
而強通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
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
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遺書
下同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
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講
則理明。物怪妖
不足以惑之矣。

學原於思。

學以明理為先。善思則
明。睿生而物理可格。

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

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

學者於仁。或日。或月。而
至焉。方其至之時。其倪

夫三月不違者。所造所見。亦無以異。但
其意味氣象。則淺深厚薄迥然不同。須心潛

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

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

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

潛玩聖賢氣象。庶養
之厚。而得之深。若徒

考論文義
則未矣。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忠信
進德

力行也。謂行引以強而。伊川先生曰。學者固當
進。知不可以強而至。勉強然。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覷却堯
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如他動
容周旋中禮。學者當以致知為先。苟明有所不
至。徒規規然學堯之行事。其可得
乎。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守固
者。勉強而堅執。固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躡筈也。
有者。從容而自得。忠信即誠意之事。故誠其
意者。先致其知。知有未至
勉強行者。安能持久。意者。先致其知。知有未至
而勉強以為忠。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
信。其能久乎。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為人不知

旋安排。譬便道難也。見理明。則真知而實信之。
自然樂於循理。蓋人性本
善。順理而行。宜無待於勉強。惟於理有
未知。或知有未盡。臨事布置。故覺其難。知有
少般數。煞有深淺。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
泰然行將去也。真知者。知之至也。真知其某年
是。則順而行之。其能過矣。
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
味。與少時自別。此可見先生致知之功。進德之
實。而聖經之旨。要必玩味積久。
乃能真知。而亦不徒
在於解釋文義而已。
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
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

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三者窮理之目當隨遇而究竟
然讀書講明義理尤為要切而觀之或問格物須人處事之準則要亦於書而得之。
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眾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朱子曰：程子說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意，向俱到不可移易。天生而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八其是物而不能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乎物之極，則事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



又曰：所務於窮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朱子曰：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唯程子積累貫通之說為妙。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說見尚書，睿通微，明德致思窮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理久自通微。
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致知之道，弗明弗措，然人心亦有偏暗處，當且置之庶不滯於一隅。

○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知識明。則力量自進。真知事

然則自有不容已者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

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

也。天下無二理。物之理。即吾心之理也。因又問

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情性。固是切於

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四端說見孟子

實會於吾心皆所當察也

○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

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按上段曰。積習既

貫通處。又曰。積累多後。自然見去。又曰。理會

得多。自然豁然有覺處。再三言之。惟欲學者

隨事窮格。積習既多。於天下事物。各有以見

其當然之則。一旦融會貫通。表裏洞徹。則覺

斯道之大原。全吾心之本體。物既格。而心且

至矣。其在孔門。則顏子卓然之後。曾子一唯

之時。乎或者厭夫觀理之煩。而遠希一貫之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
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致思則能通乎理。故明睿生，充其睿，則可以入
聖域。故睿作聖，然致思之始，疑慮方生，所以入
淵致思之久，疑慮既消，自然明快。此由思而生睿也。

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思慮泛遠而不循

無得，即吾所知者，以類推之，則心路易通，而思

有條理，是謂近思。○朱子曰：若是真箇劈初頭，

理會得一件，分曉透徹，便逐件如此理會去，相

次亦不難。又曰：從已理會得處推將去，便不隔

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已。

學者先要會疑。朱子曰：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

此一番後，疑漸漸釋，以至融會貫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

語。顧語未必信耳。物異為怪，神妖為姦，見理未

亦未必信。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

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

莫不心諭，亦不待語而後知。天者物理之所自

明之故，察乎事物之原，而諸公所論，但守之不

失，不為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辯異，

端不必攻，不逾暮年，吾道勝矣。且堅守正論，不

為邪妄所奪，又能進於學而不若欲委之無窮，
已則怪異不必攻辯，將自識破，
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為疑撓，智為物昏，交來無

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文集下同。正論內懷疑端外為邪。藏久則所感愈深矣。

○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言

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為己任。不以苟知為得。必以了悟為聞。因有是說。性者人心稟賦之理。天道者造化流行之妙。以仁為己任。蓋期於實體而自得也。苟知者徒聞其說。了悟者深達其理。然則後之學者。高談性天。而實非領會者。可以自省矣。

○ 義理之學亦須深沈。一作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朱子曰。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去看。方有得。若只見皮膚。便有差

錯

○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麤。至如顏子未至於

聖人處。猶是心麤。顏子不能不違仁於三月之。之未精。故所存猶或有。一毫之問斷。

○ 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

艱難。然後其心亨通。下上坎為習坎。卦當重險。學窮理始多。齒齧積習。既久自然心通。

○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有所疑。而偏執固吝。新意何從。而生舊疑。何自而釋。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不

思則還塞之矣。疑義有所通。隨即剗記。則已得。

不記則思不起。猶山徑之更須得朋友之助。一

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

也。按此段及燭到問為學之方一段。泉州本皆

繁卷末而舊本則此段在第二十一尹問一

段在三十三今考此卷編緝之意。則二段乃總

論致知不當在卷末無疑也。但舊本此段不全

載。心中有所開以下云云。恐是後來欲添足此

數語。傳者誤成重出耳。又詳此段已是專論讀

書之法。不當在升一疑當持欲移在尹問之後

故并錄之耳。今不敢輕改。姑從舊本而添入心

中有所開數語。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為善學

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橫渠

說○思之其說似窮。然後更加審思明辨之功。

則其窮者通而所得者深也。若告子不得於言

不復求之於心。固執偏見而不求。至當此孟子

所深病也。○此以上總論致知之方。以下乃專

論求之於書者。詳見卷首。

伊川先生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

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遺書下同

○

○

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

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識路

知趨向。立門庭。則有規模。得於師友者。如此。然後歸而求之可矣。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理本平直。若以崎嶇委曲之意觀之。乃失之鑿。詩見小雅大東篇。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聖人之道。遠近精粗。無所不備。故聖人居毋求安。是其近者。如一貫之旨。性天之言。是其遠者。固無非道也。又豈容盡求其深遠。而適為穿揚乎。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願欲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其遠者。雖子真猶未易得。而聞其近者。雖鄙亦可得。而竭也。○或曰。聖人之言。包蓄無所不盡。語近而不遺乎。遠語遠而不遺乎。近故曰。其遠如天。其近如地。非但高遠而已。愚按此段。本欲人平心以觀書。不可妄生穿鑿。又謂聖人之言。自有遠處。自有近處。如此則謂語近而不遺乎。遠者。意自不同也。前說為是。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為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

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

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

美不同。充實之美在己。詩之稱美在人。如此之類。豈可泥為一義。

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

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陳忠

肅公權字瑩中。子曰者文中子答或人。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

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

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自然是

盡。只是理不如此。學經者要當周遍精密。各窮其

其一語。謂足以蓋一經之旨。豈治經之道。蓋好高求約之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

須是自見得。朱子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

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問斷也。張

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忘生

一箇無窮。便道了得他。朱子以固是無窮。須見所以無窮始得。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

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詩本見論語，朱子曰：專對也。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專對也。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須是未讀詩時，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同上。朱猶學也。周南召南功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不見。一未不可也。行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又讀了後來，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

曾讀也。讀書之法，但反諸己，驗其實得致其實用，變化氣質，必有日新之功。

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

何作為乃有益。論語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而後仁。又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觀聖賢治效，運速淺深之殊，要必究其規模之

啓施為之方，乃於己有益，此致知之法也。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爾。外書

要謂綱領也。焯初到問為學之方，先生曰：公要知為學，須是

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

書肆耳。此言徒貪多而不知其願緣少時讀書

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

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又言徒貪多而

所學者非我有也。玩味而不忘。而又力行其所

知則所得為實得。○以上總論讀書之法。以下

乃分論讀

書之序。

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遺書

○朱子曰。大學規模雖大。然首尾該備。而綱領

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

日用。又曰。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

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

庸之歸趣。

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

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

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於學者身心日

用之常得其要領。則易於推

明他經。而可以權度事物矣。

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

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

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甚生猶

非常也。

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已。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

身儘多也。終身儘多謂一生受用不盡。

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

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全無事者全無所得。朱子曰。有得一二句喜者。

這一二句喜處便是入頭處。從此著實理會去。將久自解。倏然悟時。聖賢格言自是句句好。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

經可不治而明矣。不治而明。言易明也。讀書者當觀聖人

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

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未至所以

行言未得。言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

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句句

而求則察之。密晝味夜思。則思之熟。然平心易氣。而不失於鑿。有疑則闕。而不強其通。如是則

聖人之意可得而見矣。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孟語

極聖賢之淵源。為斯道之統會。體用兼明。精粗畢備。讀之而不通於道。則章句訓詁而已。雖博

而何益。

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

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二書文字。既

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外書下同。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然若有得終不淡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

從空寂去。朱子曰。此是程子答呂晉伯問。後來

去。學者讀書須逐一去。理會便通貫淡洽。

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

有吾與點之氣象。詩大抵出於人情之真感化

詠其情性。涵養條暢於道德自然有感動興起之意。此即曾點浴沂詠歸之氣象。

又云。興於詩。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

此意。遺書。詩人之詞。寬平忠厚。故有興起人汪洋浩大之意。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

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

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遂曷云能來。思之切

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

臧。歸于正也。朱子曰。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

可得而言。不待安排。立說。只平讀著。意自足。

又云。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

他或作地

轉却一兩字點掇他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

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外書下同○點掇猶沾綴拈掇也意如上

章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

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

長一格價觀詩則使人興起感發便自然有進

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

是辭詩為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

顯自是作文如當此詳見孟子詩大雅文王每

顯乎蓋言其顯也苟直謂之不顯則是以文害辭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

以治民舜所以事君遺書下同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

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袞說了今人語道多說

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末中庸子思所述而其

言天命之性則推之於修道之教言中和則極

之於天地位萬物育言政而本之於達德達道

言治天下國家則合之於誠小大並舉費隱兼

說蓋是道之大體用相涵本末一貫元不相離
伊川先生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

道也。陰陽變易而生萬化。聖人象之而畫卦爻。使人體卦爻之變易而隨時以從道也。○
或問易即道也。何以言變易以從道。朱子曰。易之所以變易。固皆理之當然。聖人作易。因象明理。教人以變易。從道之方耳。如乾初則潛。二則見。之類是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故所以然也。開物者。使其如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

用或作尚

也。言以流而求源。謂因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
尚尊用之也。辭者。聖人所繫之辭。變者。陰陽老少之變。象者。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是也。占者。吉凶悔吝。各屬無咎之類。是也。辭者。言之則也。故以言者尚其辭。變者。動之時也。故以動者尚其變。象。事知器。故制器者尚其象。占。事知來。故卜筮者尚其占。然辭變象占。雖各有尚。而吉凶消長。進退存亡。易之大用。皆具於辭。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

卦之理臨事而觀變
玩占則各盡乎

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
其意者也。可觀而辭之理則無窮故必玩習其
辭之變可觀而占之義則無窮故必玩習其
占平居而觀象玩辭則各盡乎爻之用然象與
變占皆具于辭故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
必由辭以通其意。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
所不備。朱子曰自理而觀則理為體象為用而
顯理為微象中有理是無間也。又曰會以理之
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其實一也。又曰
衆理會處便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
得其通處乃可行耳典禮者典常之理故善
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

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文集下同
○道無遠

近之間然觀書者必由粗以達於精即顯以推
其微本民彝日用之常而極於窮神知化之妙
不可忽乎近而
徒務乎高遠也

伊川先生答張閔中書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

未衰尚覲有少進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

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

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本注云。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既見乎辭
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
中矣。○張閔中見程氏門人錄。易有太極形而
上之理也。是生兩儀而後象與數形焉。此作易

之本也。易之理寓於象。象必有數。知其必欲窮
理則象與數皆在其中。此學易之要也。必欲窮
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

尚。非儒者之所務也。其理者象數之本也。不務求
其本而徒欲窮其末。如京
房郭璞之流是也。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易傳下同。○夬卦九
二象傳。方猶術也。時
有盛衰。勢有強弱。學易者當隨
其時勢。惟變所適。惟道之從也。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
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

乾下艮上。為大畜。初與二。雖剛健。而不足以進。
者。以畜之時。不利於進。初二俱位乎下。勢又不利於進。



能進也。四與五。雖陰柔。而能止乎健者。以畜之
時在於止。四五位。據乎上。勢又足以為止也。

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
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

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二六

五可見。震卦六五。傳二者內卦之中。五者外卦
之中。皆不中也。六爻之位。初三五為陽。二四上
為陰。以陽爻居陽位。陰爻居陰位。為當位。反此

者為不當位。當位者正也。不當位者非正也。坤
六五。非正也。而曰黃裳元吉。泰九二。非正也。而

曰得尚于中行。蓋以中為美也。蠱之三四。皆正
也。而三則有悔。四則往吝。既濟之三四。皆正也。
而三則有三。年之憊。四則有終。日之戒。蓋以不

中為嫌也。正者天下之定理。中者時措之宜也。

正者有時而失其中中則隨時
得其正者也故中之義重於止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

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

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

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

休了遺書下同○胡瑗字翼之號安定先生五

拘惟其所遇皆可用占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

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

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

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

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易中只是言及復往來上下反復如復姤之類往來如賁无妄之類

類上下如咸恒之類皆陰陽變易之道而易之所以為易也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

外書下同○易無不該無不合者理之根極本一貫也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不就上穿鑿

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未覺多就上減

只

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元氣。若減一隻。

亦不知是少。若添一隻。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

添減不得也。學者當體此意。使於卦象辭義皆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

疑了問。是棟難底問。游氏或未之深。志持以此

川不答。而直攻其心。欲使反己。而致思也。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

自體究。義理無窮。聖賢之心亦無窮。窮學者不可以不自勉。

伊川先生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

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

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

生天

而後倫理明。三者具矣。以建極秉彝。而人道立。五氣順布。而天道成。山川真位。而地道平。

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

先天以人開。各因時而立政。以大聖人之資。豈

天下之利。而必待相繼。而始備。既乎三王迭興。

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督文之更尚。人道

備矣。天運周矣。中庸曰。王天下有三重焉。鄭氏

曰。三重謂三王禮。天開於子。

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周正建子。為天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夏正建寅。為人統。而天運周矣。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而人道備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三代而下。王者之迹熄。持君雖欲倣而為而已。子丑寅建正。蓋本三才以更始。秦至以亥月為歲首。自謂水德。欲以勝周。忠信文更尚。皆平仁義。以致用。漢專以智力把持天下。故夫謂漢家自有制度。蓋極言世變之不復近古。夫予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

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夫子因春秋寓經世之大法。所以上承將墜之緒。下開無窮之治也。故考諸前聖而無差謬。參諸天地而無違背。驗諸鬼神而無所疑。待乎百世之遠而無所惑。蓋天地鬼神同此理。前聖後聖同此心。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聖人之辭。本無待於贊助。然游夏擅文與肯。非聖人不能與於此也。顏子克己復禮。獨至三月不違其於道也。庶幾矣。故四代禮樂。獨

得與聞其說夏時謂夏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
為歲首得乎人時之正始事之宜者也輅古之
木車也殺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
也蓋適於用而辨加等故不厭其質也冕祭冠
故不用禮有五冕其制始備蓋尊首飾而嚴祀事
或問顏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朱子曰不是孔
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大備矣
不可復作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玉不易之
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要亦
明聖玉之大法而已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
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
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
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

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
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
道之模範也春秋大義如尊君而卑臣貴仁義
其義雖大非難見也其難見者蓋在於微辭與
義各適乎時措之宜者非深明乎時中者未易
窺也或有功而抑或有罪而宥或功未就而予
或罪未著而奪或尊而退之或卑而進之或婉
其辭或章其實要皆得乎義理之安而各當其
則文質之中而不華不俚寬猛之宜而無適與
不及是非之公而無有作好作惡揆度也權衡
者酌一特之輕重模範者立萬世之軌則○朱
子曰春秋大義如成未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
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為以
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為以王事責秦穆之類却
恐未必如此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

此知政謂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然
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
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
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聖人精義入神化應曲當未可以一端窺
測故學春秋者必優游而不迫涵泳而有餘心悟自得庶能深造微奧後王知春
秋之義則維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
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
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
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

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文集○通其文而後能明其義得其意而後能法其用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
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

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道無非用用無非道然詩書即用道而推於

用主道而言故曰載道之文春秋即用道而推於主用而言故曰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固可以治病春秋如因病用藥是非有重疊言者如征
得失尤為深切著明者也

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
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書

下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唯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律令者立法以應事

斷例者因事以用法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

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較別

春秋一句為一事。故是非易決。又考其事迹。固是非易明。故於窮理為要。嘗語學者。

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

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更讀一經。如下文所論。要然又須義理通明。然後能察人。春秋以何為

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

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

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戶不出。

則於此為中。春秋之權衡。即中庸之時中也。若於禹瀕之閭。取中。則當洪水之時。

不躬乎胼胝之勞。在陋巷之時。不權之為言。秤

錘之義也。何物為權。義也。時也。只是說得到義。

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義者所以處時措之宜。所謂權

也。義以上則聖人之妙用。未易以言盡也。

春秋傳為按經為斷。本注程子又云其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聲問其女

何看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與

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便須識得漢家四

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觀高祖寬大

傑則知漢所以得天下觀其入關除秦苛法則知漢所以立四百年基業觀為遊雲慶則知諸

侯王次第而叛觀繫蕭相國獄則知漢之大臣多不保終如此之類皆致知之方也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

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

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

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

進退。便是格物。機謂治忽動於幾微者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

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

議論。外書○范祖禹字淳夫按外書又云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為唐鑑盡用先生

之說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

○ 橫渠先生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緼。今欲安
置一物。猶求審處。况聖人之於易。其間雖无極
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遍布細
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橫渠易說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
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
是之大。必不能得也。周建大官。而天官冢宰統
理邦國。內外之政。小人之
事。無所不總。若非心量廣大。何以包舉四海。綜
理百職。今無此心量。但欲每事委曲窮究。必不
能周悉通貫之矣。釋氏鎚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當為

○ 大則為事不得。若界之一錢。則必亂矣。釋氏論
性極廣
大。然不可以理事。其又曰。太宰之職難看。蓋無
體用不相涉也。如此。許大心。曾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
事。當如捕龍虵。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
官。便易看。止一職也。語錄下同
○ 古人能知詩者。唯孟子為其以意逆志也。夫詩
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為艱嶮求之。今以艱嶮求
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人情不相
遠。以己之
意。迎彼之志。是為得之。詩以感遇而發於人情
之自然。本為平易。今以艱嶮之心求詩。則已失

吾心之自然矣。而何以見詩人之心。

詩人之情性温厚平易老成本平地上道著

言語今須以崎嶇求之先其心已狹隘了則

無由見得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為時事拂著

他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詩人情性温厚而無艱險老成而無輕躁若以崎嶇狹隘之心安能見詩人寬平廣大之意

尚書難看蓋難得骨髓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

無難也朱子曰他書却有次第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於黎民

於變時雍朱子曰他書却有次第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於黎民

歲便是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箇大底心會如何看得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

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

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讀書不多則見義不精然讀書者又所以

維持此心使無放逸也故讀書則心存則理得

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

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朱子曰書

間不知不覺自然觸發曉得蓋一段文義橫在

心下自是放不得必曉得而後已今人所記

也又曰橫渠作正蒙時或夜裏點坐徹曉他直

是信地勇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方做得
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亦是
進矣每見是書而每知新益則學進矣然學固思則能以釋疑而學亦貴於有疑蓋疑則能思有疑則察理密矣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
格則又見得別

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

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

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孟子論春秋皆發明聖人之大旨舉春秋之綱領後人未及於理明義精而揣摩臆決故其說多鑿

近思錄卷之三

近思錄卷之三

此卷論存養蓋窮格之雖至而涵養
力行之地哉故存養之功實貫乎知
行而此卷之編列乎二者之間也

近思錄卷之四

凡七十條

存養

此卷論存養蓋窮格之雖至而涵養
力行之地哉故存養之功實貫乎知
行而此卷之編列乎二者之間也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請

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

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

庶矣乎。通書○一者純一而不雜也。湛然無欲

虛虛則生明而能通天。下之理動而所存者一。

此章之旨。明通公溥。庶幾作聖之功。用朱子之則。

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伊川先生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

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易傳下同○朱子曰

不可勞動故當安靜以養微陽如人善端方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愚謂天人之氣流通

無間至日閉關財成輔相之道於是見矣

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

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頤卦傳威儀行義著於事業

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

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頤卦象傳則敗德飲食無度則敗身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

者唯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震卦彖傳已以載鼎實鬯非酒也雷震驚百里可謂震矣而奉祀者不失其七

營誠敬盡於祀事則雖震而不為驚也是知君子當大患難大恐懼處之安而不自失者惟存誠篤至中有所主則威震不足以動之矣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

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良之道當良其背所見

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

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良卦彖傳不見可
辨視聽也。蓋不牽於慾而無私邪之見。不獲其
耳。朱子曰。即非禮勿視聽。言動之意。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則止矣。不能無
我。無可止之道。朱子曰。外既無非禮之視聽。言
動則內自不見有私己之慾矣。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
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不交於物。非絕物也。
於外物之交也。朱子曰。奸聲亂色。不留聰明。淫
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
於止為无咎也。內慾不萌。不獲其身也。外物不
接。不見其人也。入己兩忘。內外

各定。如是動靜之間。各

明道先生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遺書下同。

辨而加存養。口耳之學也。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

及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聖賢

垂訓多端。求其旨歸。則不過欲存此心而已。心
不外馳。則學問日進於高明矣。○朱子曰。孟子
求放心。乃開示要切之言。程子又發明
之。曲盡其旨。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李籲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
何存養得熟。由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

義理二字一本作彼問

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李顥字端伯程子門人也義理養心本兼動靜但此答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故曰但存涵養意久則自熟敬則心存于中魚所越逸即涵養之意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客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

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誠存則邪自閑矣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况臨大事乎邢恕字和叔

明道先生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随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體猶體榦全體謂全主宰以為應酬之本心存而理得雖有不中於理亦不遠矣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

元無二語。說見論語。恭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

及夫執事而敬主於事與人。切忠推於人。自始

耳。伊川先生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裁

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

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養心莫善於持敬。然不可執持太死。

反成私意於道。却有礙。

明道先生曰。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

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詩魯頌曰。思無

邪。曲禮曰。毋不敬。心存乎中。而邪念不作。則身

之所行。自無差失。○朱子曰。思無邪。是心正意

正。心誠意。今學者敬而不自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持敬

自得之意。又為之不安。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

者。但存心未熟之故。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為恭之恭也。禮

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為自

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作意太過。勉強以為

恭而不知禮本自然。是以勞而不安也。私為恭者。作意以為恭。而非其公行者也。非體之禮。謂

非升降揖讓之儀。鋪筵設几之文。蓋自然安順之理。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私意謂矯飾作爲之

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有志問學。而作意太迫。則有助長欲速之患。朱子曰。正。慎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

孟子見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

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孤。謂寡特而無輔也。涵養未充。義理單薄。故無自得之意。及德盛而不孤。則胸中無滯礙。左右逢其原。沛然有餘裕。又何不安樂之有。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此言靜而主敬。事物未交。心主

乎敬。不偏不倚。即所謂未發之中。敬非中。敬所以養其中也。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司馬承

微。唐天寶中。隱居天台之赤城。嘗著論八篇。言清淨無爲。坐忘遺照之道。按程子又曰。有志之馳也。心是。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閑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著意把捉。則心已為之動。故愈差。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史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

○管念箇中字。此又為中所繫縛。且中亦何形象。

張翥字天祺。欲強絕思慮。然心無安頓處。司馬溫公欲寓此心於中字。亦未免有所繫著。朱子曰。譬如人家不自作。有人曾中常若有兩人焉。主却請別人來作主。

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間。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

此言應事處。有善惡交戰之患。亦是心無所主。故也。苟能持守其志。不為氣所勝。則所主者定。何有紛紜。

○明道先生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

是學。篤於持敬。無往非學。

○伊川先生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

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

不完固。聖人無心。記事故其心虛明。自然常記。今人著心強記。故其心紛擾。愈不能記。

然記事小能與處事不精二者又皆出於所養不厚。則明德日昏。故已往者不能記。方來者不能察也。

○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

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

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或問。凡事須思而後通。朱子曰。

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于心可也。

○伊川先生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

敬者。非敬則心昏。雜理有不能至。今人主心不定。視

能察而知有不能至。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

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事至當應

初何為累。顧心無所主。不能定應。反累事耳。

○人只有一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人之

所以靈於萬物者。特以全其天理而已。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

○

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為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止者事物當然之則。如大學為人君止於仁之類。人之應事能止所當止。則亦無思慮紛擾之患矣。舜誅四凶。惡在人。不止於事。只是攬四凶自應。竄殛舜何預哉。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為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以上並伊川語。○應事而不止其所當止。是以一已私智攬他事。而不能物各付物者也。所謂物各付物者。物來而應。不過其則。物性而化。不滯其迹。是則役物而不為物所役。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誠實。厭至。則人無不感。遇事有一毫厭倦之意。則是小誠。明道先生詩曰。萬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節與人同。會中躁擾。非哉此意。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

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胖安舒也。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

如承大祭。無非敬謹之意。然玩其氣象。則必心無隱慝。而廣大寬平。體無怠肆。而安和舒泰。充

其至。則動容周旋自然中禮者。也。學者守之。則唯在謹獨。蓋隱微之中。常存敬謹之意。則出門

使民之際。乃能及此。

○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
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
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子路問君子
敬曰。如斯而已。中曰。脩己以安百姓。中庸曰。君
子篤恭而天下平。自其始以脩己充而廣之。則
政理清明。而百姓安。風化廣被。而天下平。蓋惟
上下一乎感。一於恭敬。舉無乖爭。凌犯之風。和氣
薰蒸。自然陰陽順軌。萬物遂宜。禮運曰。鳳凰麒
麟。皆在郊。楸龜龍。在宮。沼所謂四靈畢至也。又
曰。體信以達順。朱子曰。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
信是無一毫之偽。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
不得。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敬則
其所以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敬則
靜而不昏。故曰。事動靜。語默無非。事也。帝以主宰
以理言。故曰。事動靜。語默無非。事也。帝以主宰

言故曰饗饗郊祀之類。○朱子曰。聰明睿智皆
由是出。非程子實因持敬而見其效。何以語及
此。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行有餘力。則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屋漏者室之西北隅。謂隱暗

之地。自反無愧。則心
安。體舒。此謹獨之效。猶所謂神明之舍。在只外
心要在腔子裏。腔子裏。謂心不外馳也。

面有些隙罅。便走了。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心常

常活。蓋隨事應酬。心常在。我無將無迎。故常活而不滯。

思錄四

明道先生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朱子曰。天地亦是。有箇主宰方始。信地變易無窮。就人心言之。

惟敬然後流行不息。敬纔

母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敬勝百邪。朱子曰。學者常提醒此。心。如日之升。羣邪自息。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敬立則內直。義形則

條直而無私。慈邪在。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文言曰。敬以直內。而

意於以之。而直內。則此心已有所偏倚。而非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者。敬所當為。而無期必計。

較或作效

較之意也。

涵養吾一。心存則不二。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

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

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

在慎獨。朱子曰。聖人見川流之不息。歎逝者之

體。惟聖人之心。嘿契乎此。故有威焉於此。可見

聖人絕亦不已之心。又曰。有天德則純是天

以爲不己。少有不謹。則人欲乘之。便問斷也。所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

思錄四

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

下萬物。蒙卦六三爻辭己未能自立則心無所

則應酬在我物皆聽命何撓之有

伊川先生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

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朱子曰學者不先立箇心恰似作室無基址今

求此心正為要立基址得此心有箇存主處為

學便有歸著可以用功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

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

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

閑邪之意即是誠也苟役心於邪妄而暫欲存其誠則亦無可存之理故孟子言

性善皆由內出只為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

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孟子言性

之愛親敬兄如見赤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如四端之發無非自然由中而出蓋實心非

外鑠操之則存矣所謂閑邪者亦不過外肅敬其容貌內齊其思慮則敬自然生邪自然息敬

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

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

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

養此意直內是本。敬者心主乎一則寂然不動也。靜

之東西常在中也動而主乎一則知止有定不散

本注尹彥明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

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

非主一而何

關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關邪。關其邪

固一矣然心所主一則自有以一為難見不可

無私邪之念不必關也

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

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

天理自然明。外整齊而內嚴肅

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

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

操之道敬以直內也。人心無常亦惟操之則

於斯則真得所以存心之要而

不患於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矣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朱子曰周子

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求靜

遂與事物不交涉却該箇敬云敬則自虛靜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

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

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

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為使之
不思慮。絕聖者黜其聰明棄者屏其知慮。老
天理害人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
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
謂物來奪之。免此謂有思慮而無紛亂。林州中
主則實。鬼關其室。○或問程子言有主則實。又
曰。有主則虛。向也。朱子曰。此只是有主于中外
邪不能入。自其有主於中言之。則謂大凡人心
之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虛。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
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

敬。又焉有此患乎。主敬則自不所謂敬者。主一
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
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
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主一無適者。心常主
乎我。而無他適也。蓋
若動若靜。此心常存。一而不二。所謂敬也。不欺
不慢。不愧屋漏。皆戒懼謹獨之意。此意常存。所
主自一。○朱子曰。程子有功于後學。最是拈出
敬字有力。敬則此心不放。事事從此做去。又曰。
無適者。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騫走作之意耳。無
適即是主一。主一即是敬。展轉相解。非無適之
外。別有主一。主一。敬也。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中嚴威

心學錄

三

儼格著於外者。然未有
外貌弛慢而心能敬。

舜孳孳為善。若未接物。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

便是為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

無言。孳孳者。塵塵不倦之意。聖人為善。固無間斷。然方其未接物之時。但有主敬而已。是

即善之本也。不是但嘿然無言。謂其靜而有所存也。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

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乘緱氏間。居

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

者。頌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盤曲曰箕。躄時

曰。踞。箕。語。乃。敬。情。之。所。形。見。學。者。始。須。莊。敬。持。守。積。久。自。然。安。舒。

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

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

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敬存於執事。注示於等威。嚴施於法制。皆發於

心。而見於事者。發之而當。則無害也。若發不念。時。或雜然而發。或過而無節。其事雖正。亦是邪。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

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

也。既思即是已發。本註云。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

和不可謂之中也。蘇頌字季明張程門人也喜

中節謂之和方其未發此心湛然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一念纔生便屬已發之和矣又問

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

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

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呂學士與叔

未發之前可以涵養是中若有又問學者於喜

意於求之則不得謂之未發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

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

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

未發之前不容著力用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

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

得。朱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之時雖是耳無聞目

得無見然須是常有箇主宰操持處在這裏始

得不是一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

可然自有知覺處。朱子曰無物字曰既有知覺

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

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

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復者動之端也故天

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
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
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
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
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此
問答皆論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條問者乃轉
就動處言也。止其所者。動中其則而不遷也。若
心有所重。則因其重而遷。物各付物。而我
無相焉。則止其所止。而心不外馳矣。或曰。先
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
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

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朱子
中有物者只是敬。則常惺惺存這裏。又曰。靜中
有物。只是知覺不昧。或問伊川云。纔有知覺。便
是動。曰。若云知寒覺暖。便是知覺。已動。今未曾
著於事物。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為靜。不成靜坐
便只是。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
眇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
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
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心。不專
動皆無實。故曰不誠之本。猶學奕者。一心以為
鴻鵠將至。則非誠于學奕也。思慮者。動于心。應
事者。見於言行。皆
不可不主於一。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朱子曰魂與魄交而成寐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出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兆朕入夢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吉凶云為之兆見於夢者則此心之神心妄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人心操之則任我放而不知求則任其所之以心使心非二心也

言之
持其志無暴其氣持其志者有暴其氣者無所縱于外然中有所守則氣自完外無所縱則志愈固故曰交相養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著力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中有所養而後發於外者不悖至若謹言語此亦可專於言語上用工夫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

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

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狗欲為深耻。張南軒曰：若他

人養生要康強，只是利。伊川說出來，總是天理。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外書下同。○仁者心

也。把捉不定，則此心外馳，理不勝欲，皆是不仁。

伊川先生曰：致知在所以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

字。外無物欲之撓，則心境清。內有涵養之素，則明睿生。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心專而靜。

則言不妄發，發必審確。而和緩，浮躁者，是。

明道先生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

心須教由自家。只有此心操之在我，不可任其所之也。

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

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顯言語，故其學心口不

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

靜坐，便嘆其善學。子曰：靜坐則收拾得精神定。

道理方有湊泊處。

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

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

已。過此樂非在我者。文集三月而人不安宅也。內而為主也。其達也。暫而已。過此謂三月不違。外而為賓也。其至也。暫而已。過此謂三月不違。以上大而化之。事非可以勉強而內為主。非在我者。○朱子曰。不違仁者。仁在內而為主。然其未熟。亦有時而出於外。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為賓。雖有時入於內。而不能久也。愚按前說。則是己不違乎仁。後說。則是仁不違乎己。雖似不同。其實則一也。

○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也。心者耳目四肢之主。天君澄肅。則視明聽聰。四體自然從令。若

存心於道者未熟。則客慮足以勝其本心。習俗足以奪其誠意。○朱子曰。橫渠大段用功夫。來說得更精切。又曰。客慮是泛泛底。思慮習俗之心。是從來習染偏勝之心。實心是義理之心。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語錄下。同。○剛則守進於道。柔懦委靡。必不能立矣。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朱子曰。橫渠學力。絕人。尤勇於改過。猶有出於不知而為之者。至戲則皆有心為之也。其為害尤甚。遂作東銘。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視心邪僻之念不作。而

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

大抵以良為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

慮人心多。則無由光明。易說下同。此心靜定

鑒而流水不可鑒。亦是理也。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

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今人從學之久。不見進

長。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干己事。而所

脩亦廢。由聖學觀之。冥冥悠悠。以是終身。謂之

光明可乎。艮卦彖辭。動靜各有其時。然學者多有明之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

繫。闕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

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

已。孟子說。闕閉礙也。言動輕妄而不敦篤。則此心外馳。非仁也。有所繫。闕昏塞而不虛靜。

則此心周覺。非仁也。然必存心之久。實體於己。然後能深知其味。

體無所借故以三卦合而吉凶悔吝生乎動噫
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則凶悔則過失而自咎
吉一或已動可不慎乎

濂溪先生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予謂養
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
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

通則實用流行立矣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感
知命而鄉乎耳順矣○或問孟子與周子之言
果有以異乎曰孟子所謂欲者以耳目口鼻四
肢之欲人所不能無然多而無節則為心害周
子則指心之流於慾者是則不可有也所指有
淺深之不同然由孟子之寡慾則可以盡周子

之無欲矣
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
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
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
也朱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謂視聽言動乃此
言勤上克治也上二句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
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
自警或問明知其小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其
與見異聽與聞其非禮之色雖過乎目在我不
可有視之之心非禮之聲雖過乎耳在我不可

之無欲矣



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
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
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
也朱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謂視聽言動乃此
言勤上克治也上二句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
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
自警或問明知其小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其
與見異聽與聞其非禮之色雖過乎目在我不
可有視之之心非禮之聲雖過乎耳在我不可

也朱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謂視聽言動乃此
言勤上克治也上二句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
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
自警或問明知其小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其
與見異聽與聞其非禮之色雖過乎目在我不
可有視之之心非禮之聲雖過乎耳在我不可

也朱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謂視聽言動乃此
言勤上克治也上二句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
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
自警或問明知其小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其
與見異聽與聞其非禮之色雖過乎目在我不
可有視之之心非禮之聲雖過乎耳在我不可

也朱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謂視聽言動乃此
言勤上克治也上二句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
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
自警或問明知其小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其
與見異聽與聞其非禮之色雖過乎目在我不
可有視之之心非禮之聲雖過乎耳在我不可

也朱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謂視聽言動乃此
言勤上克治也上二句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
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
自警或問明知其小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其
與見異聽與聞其非禮之色雖過乎目在我不
可有視之之心非禮之聲雖過乎耳在我不可

也朱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謂視聽言動乃此
言勤上克治也上二句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
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
自警或問明知其小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其
與見異聽與聞其非禮之色雖過乎目在我不
可有視之之心非禮之聲雖過乎耳在我不可

也朱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謂視聽言動乃此
言勤上克治也上二句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
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
自警或問明知其小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其
與見異聽與聞其非禮之色雖過乎目在我不
可有視之之心非禮之聲雖過乎耳在我不可

也朱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謂視聽言動乃此
言勤上克治也上二句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
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
自警或問明知其小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其
與見異聽與聞其非禮之色雖過乎目在我不
可有視之之心非禮之聲雖過乎耳在我不可

自聽之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
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
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人心虛靈應感出入無迹可執操存之要
莫先謹視則猶即也苟物欲之蔽交乎吾前感
於所見中必移矣惟能制之於外目不妄視則
神識泰定內斯以安久而誠矣則聽箴曰人有秉
實理流行動容周旋中禮矣則聽箴曰人有秉
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
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人秉五常之性本無不善惟知識誘
於外而忘返物欲化其內而莫覺由是所稟之
正日以喪矣誘者化之初化者誘之極也知止
者知其所以當止也所以存誠於中也言箴曰人
止也閑邪於外所以存誠於中也

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
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名傷易則誕傷
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
辭躁輕肆也妄虛謬也言語之發禁其輕肆則
辭內靜定矣禁其虛謬則內專一矣樞扉白也
機弩牙也戶之闔闢射之中否皆由之發言乃
吾身之樞機故一言之惡或至於興師一言之
善或可以合好得則有吉有榮失則有凶有辱
蹀而傷於易則誕肆而不審妄而傷於煩則支
離而遠實肆縱情也肆已者必忤而反妄之致動
也悖乖理也悖而忤者必忤而反妄之致動也
箴曰哲人知樂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為
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

性成。聖賢同歸。文集○朱子曰：思是動之微，為

於外○明哲之人，知其幾微，故於所思而誠之。

一念之動，不敢妄也。立志之士，勉勵其行，故於

所為而守之。一事之動，不敢忽也。順理而動，則

安裕從欲而動，則危殆守於為也。造次俄頃，而

克念不忘，戰兢恐懼，而自持不失，誠於思也。習

謂修於己性，謂得於天習，與性合，則全其本然

之善，而與聖賢一矣。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傳曰：陽君子

之道，故復為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

遠而復也。陽件為剝，陽來為復，復卦乃善之返

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

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人必有所失，而

失則不能無悔，惟未遠而顏子無形顯之過。夫

復故不至於悔，乃元吉也。

子謂其庶幾，乃無祗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

之有。有過而知之敏，改之速，既未能不勉而中。

不待其形顯，故無悔也。

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

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

不遠復也。學問之道，無他也。唯其知不善，則速

改以從善而已。易傳：下同。○不待勉強，而中乎

人之事，無過之可改者也。顏子未能及是，故不

免於有過，然其明也。故過而必知其剛也。故知

而即
晉之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傳
曰。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
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無
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陽以
居上。剛之極也。在首之終。進之極也。剛進之極。
動則為過。惟可用之以自代其邑。內自治
也。以是自治。則守道固。而遷
善速。雖過於嚴厲。吉且無咎。雖自治有功。然非
中和之德。所以真正之道。為可吝也。剛進之極。
終為
疵吝

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之
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墻。本於宮室。酒池
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
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
遠。則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
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卦損
尋傳。天下之事。其本皆出於天理。民生日用之
常。治道之不可廢者。其末流則末勝本。華勝質。
人欲勝天理。其害有不勝言者矣。故損之為用。
亦惟損過以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損人欲以
復天
理耳。

夫九五曰。莫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傳曰。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其中正之義。可以無咎。然於中道未得為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九五與上六比。心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

特以義不可而勉。勉。決去之意。亦未必誠也。但九五中正。故所行。猶不失中止之義。僅可无咎。然心有所比。不能無欲。其於中行之道。未得為光大。聖人發此。示人欲使人正心誠意。無一毫繫累。乃能盡中止之道。充實而有片輝也。

方說而止。節之義也。節卦象傳。允下坎上。無節。允說也。坎險也。見險則止。

矣。人惟說則易流。方說而能止。是節之義也。

節之九二。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為節。如懲忿。

窒欲。損過抑有餘。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用。

懦節於行。是也。九二以剛居柔。在節卦。是為不

餘者。節其過。以就中。此剛中正之節也。損過抑有而為吝嗇。則於用有不足。節於行而為柔懦。則於行有不足。此不正之節。九二是也。

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不行焉。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此原

憲之問。夫子答以知其為難。而不知其為仁。此
聖人開示之深也。恨欲貪慾四者皆生於人心
之私也。天理流行自無四者之累。則仁矣。四者
有於中。而能力制於外。則亦可謂之難能。然私
慾之根未除。故未可謂之仁。
○朱子曰。克己為
仁者。從根源上便斬截了。更不復萌。不行者。但
禁制其末。不行於外耳。若其
本則著於心。而未能去也。
明道先生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
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
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遺書
○義理者性命之本然。客氣者形氣之使然。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
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學以立志
氣質可變化。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吝則
意小智所纏繞。而
無浩然正大之氣。
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
治懼。怒氣盛則不能自遏。懼氣怯則不能自立。
故治之皆難。然己私既克。則一朝之忿。有
所不作矣。物理既明。則
非理之懼。有所不動矣。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王者溫潤之物。若

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麤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邵康節先生名雍字堯夫。解詩小雅鶴鳴篇。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所侵陵。則修省其身者。必謹畏避。小人者。必嚴動心。而不敢苟安。忍性而不敢輕發。增益其所不能。預防其所未至。如此則德日進而明矣。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有人目畏尖物者。明道教以室中率置尖物。習見既熟。則不復畏之矣。克己之功。類當如是。

○明道先生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可任職。

分專務責人而不知責己是捨己職分而憂人之憂者也

○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

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朱子曰。此程子為人分上則不如此也。

○九德最好。臯陶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廉剛而塞。彊而義。寬弘而莊。栗則寬。不至於弛。

和柔而卓立。則柔不至於懦。愿而恭。則朴愿而不專。尚乎質。亂治也。亂而敬。則整治而不徒事乎文。蓋恭著於外。敬守於中也。馴擾而毅。則擾不至於隨。勁直而溫。則直不至於訐。簡大者。或規矩之不立。今有廉隅。則簡不至於踈。剛者。或

傷於果斷今塞實而篤厚則剛不至於虐強力者或徇血氣之勇今有勇而義則疆不至於暴蓋游氣紛擾有萬不齊其生人也有一氣稟之拘自非聖人至清至厚至冲至止渾然天理無所偏雜蓋自中人以下未有不滯於一偏者惟能就其氣質之偏窮理克己矯揉以歸于正則偏者可全矣是知問學之道在唐虞之際其論德已如是之密矣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也食飲衣服各有當然之則是天賦之職分也有一毫私己貪吝之意即是廢天職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

果知未也本注云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者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

不覺有喜心○周子用功之深故知不可易言程子治心之密故能隨寓加察在學者警省克治之力尤不可以不勉也

伊川先生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

與道難一人有耳目鼻口四肢自然有私已之欲惟能克己然後合天理之公

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曾為悔

有過自責乃羞惡之心然已往之失長留愧沮應酬之間反為繫累

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一念外馳所向既差即是

也欲

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世之師本注云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聞過而喜則好善也誠改過也速子路以兼人之勇而用之於遷善改過其進德也庸可既乎是足為百世師矣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伊川先生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子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怒甲而不遷其怒於乙槩

而觀之則稟性和平者若皆可能然以身驗其實而求其所以不遷怒之由則非此心至虛至明喜怒各因乎物舉無一毫之私意者殆未易勉強而能也○朱子曰顏子見得道理透故怒於甲者雖欲遷於乙亦不可得而遷也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聖人之心因事有當怒者而怒之是怒因物而生不自我而作也又豈有之於己耶譬明鏡照物妍媸在物鏡未嘗自有妍媸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

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然知義理若

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怒氣易發而難制世

因有怒於其室而作色於市人者其遷怒也甚矣有能自禁持怒此人而不以餘怒加辭色於

他人者已不易得况夫物各付物而君子役物喜怒不有於我者豈非其難者耶

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

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役物者我常定役於

物者逐物而往聖人之心常湛然如止水無有一毫作好作惡

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

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則心廣體

胖仰不愧俯不忤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外書下同

○身心無私欲之累自然安舒俯仰無所愧忤自然悅樂少有間斷則自視敬然矣○朱子曰

此數語極有味又曰當初亦知是好語謾錄于此今看來直是恁地好

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聖人所謂厚於責己

而薄於責人者非若後世欲為長厚之意蓋有感而後有應責人之應而不自反其感之之道

則是薄於本而厚望於末無是理也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徃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

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日子

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

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
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

按胡文定公問上蔡

大謝曰今人做事只管要夸耀別人耳目渾不
關自家受用事有底入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
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為甚恁地愚謂充謝
子為己之學則一切外物皆不足以動其心矣

思叔詒晉僕夫伊川白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

謝朱子曰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
然所謂性者亦指氣稟而言耳說見孟子

見賢便思齊有為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

蓋莫不在己說見論語見人有善即思自勉則
誰不可及見人不善唯當自省亦

無非反
己之地

橫渠先生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

飲食鼻口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

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

爾正蒙下同○湛而不动一而不雜者氣之本
體也飲食臭味之需而營求攻取於外者氣

之動於欲者也攻取之性即氣質之性屬厭猶
飲足也君子知德之本故凡飲食臭味才取足

而已不以嗜好之末而累此心之本也孟子所
謂無以口腹之害為心害毋以小害大賤害貴

也是也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成性者全其
本然之天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

則習不察行不察人能惡不仁則其察已也精

之可好而不知不仁之可惡則所謂者或未之

察所行者或未之明雖有好仁之心而卒陷於

不仁而莫之覺矣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

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徒好仁而不

有向善之意而無斷制之明故曰未必盡義徒

惡不仁而不好仁則雖有去非之意而無樂善

之誠故曰未必盡仁

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

不尤人學之至也處世有乖違豈在人者皆非

在我者皆是以此存心則惟

○務盡己而不

必咎人矣

有潛心於道忽忽為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

纏繞未能脫洒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舊習未除

志不勝氣則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

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為多故樂得

朋友之來橫渠論語說○朋友有講習責善之

言往行之識朝夕於是則心有所養而習俗故

有朋自遠方來所以樂也

○矯輕警惰語錄下同○輕則浮躁惰則弛慢二

者為學之大患然輕者必惰雖二病

而實相因其進銳者其退速輕與惰之謂也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

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仁者天理

者人心之私故背馳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為太柔太弱至於瞻

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

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客

氣其為人剛行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

為仁矣舉者當去輕傲之氣存恭謹之心剛行

而亦終不能深造于道子張氣貌高伉而無蓋

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託之視之上下且試

之己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

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心之神寓于目

心之敬傲可見心柔者聽人之言必敬且信而不敢忽慢矣

為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

相與拍肩執袂以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

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

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始則氣輕而苟於求合終則負氣而不肯

相下若是者其果有益於己乎故朋友之間以謙恭為主則其相親之意無厭相觀之效尤速

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

求益者欲速成者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

以進學闕黨章子居則當位行則與先生並蓋

者但欲速於成人而已故學者當以和詩曰溫

順為先則謙虛恭謹有以為進學之地詩大雅抑篇

溫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溫和恭敬為

德之本

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

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

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

為子弟則不能安洒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

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為宰相不能下天

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為病

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

則義理常勝後世小學既廢父母愛踰於禮恣

寓隨長卒至盡失其良心蓋有自來學者所當

察其病源力加克治則舊習日消而道心日長

